

读书的四种境界

——《读论语孟子法》解读

■谢青松

在《论语集注》的开篇，朱熹辑录了程颐关于读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方法的相关论述，作为《论语序说》和《读论语孟子法》。在这些文字中，程子谈到了读《论语》的四种境界，亦可视为读经典的四种境界。

第一种境界：“读了全然无事者”。读了《论语》之后无动于衷，也一无所获，如同入宝山而空手归。尽管这部经典曾经打动并影响过无数的读书人，但对于他来说毫无触动，如同根本没有读过。程子感慨道：“今人不会读书。如读论语，未读时是此等人，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，便是不曾读。”在他看来，读不懂经典的首要原因在于不晓文义。程子强调，“凡看文字，须先晓其文义，然后可以求其意。未有不晓文义而见意者也。”读经典首先要搞清楚文字表面的含义，进而才能够探求其背后的精微义理。倘若读不懂经典的字面意思，也就不可能深入理解古圣先贤的用心。程子回忆说：“顾自十七八读论语，当时已晓文义。读之愈久，但觉意味深长。”他从十七八岁开始读《论语》，当时就已经通晓文字的含义，读的时间越长，读的遍数越多，就越感觉到义理深刻，回味无穷。在他看来，读不懂经典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心思纷乱。程颐说：“学者患心虑纷乱，不能宁静，此则天下公病。”（《二程遗书》卷十五）。根据他的观察，思绪纷杂，心不宁静，乃是读书人的通病。程子反复强调：“只是心静。静而后能照。”（《二程遗书》卷十八）水静下来才能映照世界万物，心静下来才能开启智慧之门，这意味着，只有当你的心足够宁静时，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圣人之言。

第二种境界：“读了后，其中得一两句喜者”。读了《论语》之后，其中有一两句话对自己有所触动，于是会心一笑，甚至窃喜不已。相对于那些“全然无事者”，能够体会到经典当中若干佳句而心生欢喜，显然已经有所触动、有所收获。尽管如此，那仍然是头脑面对经典支离破碎的理解，真正的理解并没有发生。有弟子曾提问：“且将论、

孟紧要处看，如何？”程子答曰：“固是好，但终是不浹洽耳。”选读固然比不读强，但终究不够圆融贯通。对于《论语》这样的古代经典，究竟哪些是真正的要点，哪些是真正的精华，普通人恐怕没有辨别的能力。因此，通过选读，很难通晓整部经典的深邃义理，也难以体会古圣先贤的“作经之意”。程颐主张通读经典、窥其全貌，尤其是要平心易气、阙其疑处。他特别强调，读《论语》要“句句而求之，晷晷而味之，中夜而思之，平其心，易其气，阙其疑，则圣人之意可见矣。”对于《论语》这样的经典，要逐字逐句地去研读，探求其中的微言大义，最好是朗读甚至背诵出来，不断咀嚼品味，反复加以谛思。读书时保持平心静气、心态平和，遇到不懂之处，不妨暂且搁置，不必妄加评论。事实上，阅读经典、研究经典，不仅需要“韦编屡绝铁砚穿，口诵手钞那计年”那样的苦读精神，还需要有“闲坐小窗读周易，不知春去几多时”那样的淡定从容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生阅历的增加，经典当中的精妙义理就有可能慢慢呈现出来。

第三种境界：“读了后，知好之者”。随着对经典文本的不断熟悉，以及自己生命体验的不断累积，对于经典的妙处将会有更多的理解、更深的体会。一旦有了真实的触动，有了实际的受益，那么，就会慢慢喜欢上这部经典，逐渐信任这部经典，甚至热爱这部经典，这就叫作“好之者”。孔子曾将读书人划分为三种类型：“知之者”“好之者”“乐之者”。在他看来，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程子所说的“读了后知好之者”，就相当于孔子所说的“好之者”。程子说：“论孟只剩读着，便自意足。学者须是玩味。若以语言解着，意便不足。”一读到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，就感到十分亲切、心生喜悦，甚至心领神会、心意相通。因此，对于这些经典，一定要熟读精思、用心体会。程子强调：“凡看语、孟，且须熟读玩味。须将圣人言语切己，不可只作一场话说。人只看得此二书切己，终身尽多也。”学习古代经典，要熟读玩味、切己体察，

并且躬行实践，如此才能终身受益。倘若只是把它当作文字来看，那么就体会不到经典的妙处。

第四种境界：“读了后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”。读了《论语》等经典之后，切实体悟到了书中所蕴含的深邃智慧，真正体察到古代智者的良苦用心，读下来感觉妙不可言，于是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，这是读经典的第四种境界。事实上，读到某部经典时欣喜若狂或者涕泪悲泣，那是一个人读书生涯当中极为宝贵的时刻，是精神之旅中非常美妙的体验。“手之舞之足之蹈之”意味着，此时此刻，有一种真正的领悟发生了。一个人读书一旦到了这种境界，那么，他的精神气质将发生巨大变化。张载曾说：“为学大益，在自求变化气质。”（《经学理窟·义理》）学习古圣先贤流传下来的经典，能够提升一个人内在的精神气质。程子强调：“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，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，自然有得。虽孔、孟复生，不过以此教人。若能于语、孟中深求玩味，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！”阅读古代经典，最好能够安住当下、沉浸其中，仿佛亲临其境，孔孟之教诲，如同对我所说。如此读书，自然有得，假以时日，就可以涵养成生机活泼的气质。我们学习古代经典，不是要让自己的人生变得越来越沉闷，让自己的生命变得越来越枯萎，而是要借助古代智者的教诲来滋养自己的生命，让这棵生命之树更加生意盎然。所以，阅读经典，不仅是要理解经典的文字含义，更为重要的是，透过自己的生命体验，将经典中的智慧活出来。

事实上，要真正理解古圣先贤流传下来的经典，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提升自己的智慧。这意味着，不仅要从文字上来阅读这些经典、研究这些经典，更为重要的是，将经典中的智慧落实于自己的人生当中。在儒家看来，人人皆可为尧舜。因此，读书就是为了“求其放心”，希圣希贤。从根本上来说，读经典就是读自己，借助古代经典，开启自己的内在智慧，透过圣贤教诲，发现自己的真实本性。这是程子论述读书方法的用意所在，也是我们学习古代经典的最终目的。

圣贤之书重在“用”

■张 翼

“白首方悔读书迟”，经常被用来作为教育孩子好好上学、考高分、出人头地，这样使用是很贴切的，因为读书这件事情在漫长的古代社会，只有一种功用，就是进入仕途。

没有别的什么出路，在大街上摆个卦摊，在大人物经过的桥边垂钓，在距离京城不远的深山老林里假装躬耕隐居，无非都是求一个“遇”字，所以古人高度重视知遇之恩，时常感叹知音难求，每每发出美人迟暮之悲慨，也无非是在呼号着另一种读书无用论。而一旦这翻天覆地的机会终于来临，那么，立刻就会“原形毕露”，丢开书卷，仰天大笑出门去，笑声像李白，背影像范进。

古人大概没有多少工夫去读闲书，一会“抱朴子”，一会儿“瓦尔登湖”，一会儿“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”，皓首穷经，无非是版本绝对统一、制式的圣贤书。像徐霞客那样走遍千山万水，留下一本“游记”的，毕竟是另类。

家底若没有一个“小目标”那般殷实，却偏偏生着一副撇妻舍子、拿着爹娘老子盖大楼扫马路挣来的“仁瓜俩枣”天地任遨游、吃遍天下烧烤的侠气傻气，这是古代任何一个读书人都干不出来的。

圣贤书里所教的第一个字就是节。发乎情，止乎礼义；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，情郁于中，自然发之于外，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。从表面看，中和当然就是“差不多得了”，就是“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”，前提是你得“坐忘”。

聊斋故事里，时常是有个书生

在月夜点烛苦读圣贤书，然后就有妖敲月下门，故事就开始离谱起来。然而“什么妖魔鬼怪、什么美女画皮”，都比不过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千钟粟，书中有马多如簇，书中自有颜如玉……”的千般诱惑。中国的文字、图画、书籍最早都是与动物骨骼，比如牛肩胛骨、乌龟壳什么的有关，后来才是竹书、韦编三绝，是读书人常有的事儿，无非就是孔老夫子手劲大点；当然精贵点的有什么绢帛书写，驿寄梅花、鱼传尺素，都是“上等人家”公子小姐才玩得起的浪漫。

隋唐以后大量的雕版印刷的纸质书，才让那种从上到下、从右到左的墨笔书写成为一种经典的读书样式。然而人们还是敬惜字纸，凡是带字的纸都要细细收藏，垫桌脚都万不敢用的，书满架、穿蟒袍，良田千顷有人种、子孙满堂笏满床，这才是理想的人生。

圣贤书，非借不难读也。为什么，一来是因为书籍出版机构少、权威足、成本高，私人出书印数有限，只能保障阅读食物链顶端的人们先睹为快，越到城郊乡野荒僻之地，更是如此。歌肆酒馆就尚且不多见，遑论一个印书卖书的铺子。其他的读书人要读，借书并且抄书，也就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。如此，也就造成了版本之差异。丢字落字，也不在话下。然而这样自己“写”出来的书，读起来毕竟还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尤其是当名落孙山或是金榜题名之时。哪怕垂垂老矣时，回看读过的书，走过的路，自然也就不会生发出时光如水、岁月如梭的无谓浩叹了。



读书去 ■王成喜



没有位置了 ■于海林



居危思安 ■刘志永



分析 ■杨其标



打造 ■祁雪峰



付出与收获 ■赵玉宝



人言可畏 ■鲁 楠



专“假”说 ■沈海涛



一无所获 ■蒋跃新



人生应学会 ■田志仁



井外有井 ■郝延鹏



遮雨 ■杨树山



姿意横行 ■王 琪



投稿邮箱：1169447255@qq.com